

三个老头三个兵(大鼓书)

□乔燕章



小鼓一敲那个响连声
太行山上党旗红
心里有话憋不住
说一说三个老头三个兵
(白:哦,你说的是三
位退伍军人吧)

这仨人一人当过兵,俩人没当兵
但都是红色传承的排头兵
家住在修武西村和磨石坡
这地方自古以来出英雄
磨石坡是个好地方
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一宗又一宗
西南凤凰寺
西北甘谷岭
还有那龟背山、飞来石
无限风光在险峰
难忘那抗日战争烽火起
乡土沦陷遭欺凌
抗日志士韩秩吾
毅然从戎文武双全对敌作斗争
组织道清游击队
声援煤矿大罢工
转战太行反扫荡
为转移战友孤身作战壮烈牺牲

悠悠数十载
英雄被埋名
英雄不能忘
不能忘英雄
国家要强大
民族要复兴
家国情怀红色基因一定要传承
三个老头三个兵
决心把这事来完成
修墓碑,刻姓名
英雄事迹进展厅
让我们子子孙孙不能忘
红色江山万年红

(白:说了半天这三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这么大一件事情,一没钱,二没人,他们能干得了吗?这三个老头一个是西村的残疾人郑乃谦,一个是韩秩吾侄孙韩满常,另一个是磨石坡村民赵继忠。你们别小看这三个老头,他们的决心大着呢!)

三个老头三个兵
仨党员拧成一股绳
每一个年纪六十还挂零
他们是磨石坡的不老松
既然说了就要干
吐口唾沫就是钉
三人共同发誓言
不达目的不收兵

按分工老郑负责写文章
网络宣传报纸登
一篇一篇又一篇
篇篇赞歌颂英雄
写罢文章又做义务宣讲员
接待学生和群众
据统计大大小小一共讲了四十场
场场累得嗓子疼
为此事老婆多次作提醒
劝告他注意身体多保重

老婆说:你本身是个残疾人
六十出头不年轻
该歇你就歇歇吧
不必事事去强撑
万一累出什么病
别人不心疼我可心疼
老郑说:你的好心我理解
老夫老妻重感情
只不过我是党员应带头
这可是千秋万代大事情
革命先烈不能白流血
红色教育我要打先锋
我的身体我知道
我一定劳逸结合分轻重
老婆子,放心吧
我信心满怀精神充实
感觉越活越年轻

说罢老郑说老韩
韩满常是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哪里需要哪里去
对党的事业最忠诚
为筹建烈士事迹展览厅
应记他一个头等功
只见他每天忙得团团转
捐钱捐物从来不心疼
搭黄昏,起五更
一天两头见星星
红色传承不是一句话
它需要大量事例作说明
为收集资料跑断腿
三番五次作考证
上山西,下河北
真的是去也匆匆来也匆匆
图片收集了几百张
烈士英名终得有传承

三个老头说两个
还有个名叫赵继忠
赵继忠,老黄忠
新疆当过五年兵
军人本色不改变
脏活累活往前冲
抬石板,挖石头
天天都是义务工
一身泥水一身汗
没有一次叫苦声
有人问他这样卖力为了啥
他哈哈一笑
张口回答:为了烈士留英名

三个老头三个兵
人有志气事竞成
立了烈士碑
建起展览厅
红色教育有基地
红色基因有传承
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继续新长征
这本是磨石坡故事一小段
说得不好请批评



□辛挥东

初夏·小满

□朱莉娟

樱桃红透,麦穗渐黄
小满迈着轻盈的步伐
从古老的时令走来
却小姑娘一般
不娇柔,不造作
身着轻纱,恰到妙处

听说东家在忙着煮茧
西家在熬夜卷丝
听说那年、那月、那片桑叶
被织成彩色的锦缎
披在小满身上

可能,梦有点浅
布谷的歌声显得一厢情愿
晨风轻轻掠过
有个背影
把多余的蔷薇花香收拢
还把桑葚的果酱
撒了农人一身

该收获了
那沉甸甸的麦子
被打扮得粒粒丰满
小满说
请尽情触摸幸福吧
一地的金黄正在等你好好品尝

小满即景

□宋玉成

花开花谢自然生,
小满节临麦粒盈。
梅子未黄当煮酒,
樱桃红透应防莺。
苍山隐隐烟中翠,
碧水悠悠雾里澄。
布谷声声农事紧,
乱蛙鸣处唱年丰。

小满田畴即景

□白天平

远望葱郁喜平川,
风过渐黄染沃田。
小满麦盈舒玉节,
新垂瓜嫩吟青弦。
但随啼鸟荷锄往,
归与乱云听雨还。
明月清光斜柳醉,
呱呱蛙曲唱丰年。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走进老洼

□辛挥东

老家村北有一大片洼地,村里人都叫老洼。老洼很老,老到村里没人能说出它形成的时日;老洼很大,大到接连着周围四五个村庄。

老洼覆盖着村里祖祖辈辈人诸多的困惑、无奈和梦想。

祖父告诉我,那时候的老洼,秋天一汪水,冬天一片冰,狐狸出没,荆棘丛生。祖父还说,村里人勤劳、惜地,常有力所能及者在洼里开荒种地,不多的收成,是跳在水里推着大盆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治理老洼,父亲一辈人是主力军,他们靠着集体的力量,在洼地里挖出一条条道沟,修成一块块田埂,试图在田埂上种庄稼。然而,盐碱肆虐,野草嗜咬,年年有种无收。

儿时的我只是和小伙伴在田埂上游戏,在道沟里逮鱼,全然不知那一条条田埂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上了社办高中,老洼的一部分是校办农场,师生在这里吆喝着牛马犁地、背着绳子拉耧。那一年,收成不多的小麦拉进校门时,呈现在师生脸上的是颇多无奈和沮丧。那时候,同学们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老洼能造福人民,该是多好的事啊!

高中毕业,我有了工作,埋头工作,再也没有走进老洼半步。时隔40年,前些时回老家,我专程去了一趟老洼。

站在儿时常在这里玩水的利仁河桥头,北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高压线铁塔,像壮汉握着一条条电缆一贯东西;铁塔下,一排整齐划一的机井房,锁着一股股清泉,俨然守城的哨兵。远方,绿色、黄色、白色、粉色,交织着,把偌大的老洼装点得“湖上春来如画图”的美丽。

脚下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荡漾着直至风的尽头。小麦正在孕穗,有的已敞了胸怀,裸出新的生命的笑脸。我边走边欣赏着小麦的长势,忽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头顶掠过,似堕非堕令我惊然。不远处,一个年轻人在专注地摆弄着什么,将那东西稳稳地落在一块空地上。我径直走近年轻人问:“这就是喷药的小飞机吧?”以前我只是听说,未见其实。

“是的,这玩意儿好使!”年轻人说着露出一脸笑容,“以前几个人两三天干不完的活,现在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效果非常好!”

还有让年轻人更感激的是党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前种地一家一户,零零散散不好管理。土地流转,他大面积承包了洼里的土地,用上了大型拖拉机、播种机、喷灌机、收割机,科学管理,成本低,产量高。他说着拨拉了一下眼前的小麦说:“像今年这长势,一定是个好收成!”

前方是一方方菜花的金黄,像一张张巨大的地毯,几乎把半个老洼铺个严实,可谓“寺门尚远花光来,漫天锦绣连云开”。我走进一方黄花地,微微花香,直沁心肺。一群群蜜蜂不屑我的到来,我行我素地出没在花丛里,几位正在给黄花插竹杆作支撑的少妇倒对我这不速之客有些许关注,问我来此干嘛,我说是来观赏油菜花的。少妇们笑了,说:“这可不是油菜花,是俺们老板繁育的白菜种子。”

在老洼的最北端,你会看到一条路一条河,路接紫黄路向东,河是很早以前修浚的伏背澇河,带着积水逶迤东去,救庄田于淹没之中。路河之间是一片异样的白色,几十个塑料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大棚里一架架豆角,一行行黄瓜,一垄垄西蓝花……茂密葱茏,生机盎然,干活的人出进,好不热闹。

老洼变了,变新了,变美了,变得丰沃了,早年的记忆荡然无存。我随手打开手机相机,对着远方按下了快门。这是一张改革开放、扶贫攻坚洗礼后的壮丽画卷,是一个多彩的梦。